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浮生六記

# 浮生六記

不許照樣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卷二版

每本定價四元

原著者 沈復

出版者 亞光書局

發行者 亞光書局

經售者 各大書局

# 楊序

浮生六記一書，余于郡城冷攤得之，六記已缺其二，猶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記推之，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則已逸，偏訪城中無知者。其實則武林葉桐君刺史，潘麀生茂才，顧雲濤山人，陶邑孫明經諸人，皆閱而心醉焉。弢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題浮生六記絕句，始知所亡「中山記歷」，蓋曾到琉球也。書之佳處已詳於麀生所題。近僧卽麀生自號，並次「浮生若夢爲欵楚何」之小印，鈐於簡端。

光緒三年七月七日獨梧庵居士楊引傳識

# 王跋

予歸兄楊魁補明經曾於冷攤上購得浮生六記殘本，筆墨間纏綿哀感，一往情深，於杭儼尤敦篤。卜宅滄浪亭畔，頗擅水石林樹之勝，每當茶熟香溫，花開月上，夫婦開樽對飲，覓句聯吟，其樂神仙中人不曾也。曾幾何時，一切皆幻。此記之所由作也。予少時嘗跋其後云：『從來理有不能知，事有不然，情有不容已。夫婦準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何哉？蓋得美婦非致生修不能，而婦之有才有色者，輒爲造物所忌，非其即天。然才人與才婦，曠古不合，苟合矣，即寡天焉何憾，正惟其寡天焉而情益深；不然。即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嗚呼！人生有不遇之感，關杜有零落之思，歷來才色之婦，湮沒終身，抑鬱無聊，甚且失足墮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難之，乃後人之憑吊，或嘆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壽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婦得才人，雖死賢于不死。被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盡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顧跋後未越一載，遺賦悼亡，若此語爲之識也。是書余惜未抄副本。旅粵以奉時憶及之。今聞魁補已出付尊則閣主人以活字版排印，特郵寄此跋，附於卷末，志所始也。

浮生六記目次

楊序

王韶 跋

卷一 閨房記樂

卷二 閑情記趣

卷三 坎坷記愁

卷四 湖遊記快

卷五 中山記歷（原闕）

卷六 養生記道（原闕）

四七

二九

一九

一

一

一

# 卷一

## 閨房記樂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

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其夫婦于首卷；餘以次遞及焉。所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責明于垢鑑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齡而天；娶陳氏。陳名芸，字淑珍，舅氏心餘先生女也，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誦。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克昌從師修脯無缺。一日。于書篋中得琵琶行，俟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通吟詠，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隨母歸寧，兩小無嫌，得見所作，雖嘆其才思雋秀，竊恐其福澤不深；然心注不能釋，告母曰，「若爲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母亦愛其柔和，即脫金指約締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閣，余又隨母往。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自幼姐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時但見滿室鮮衣，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爲已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

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消。

索觀詩稿，有僅一聯，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詢其故。笑曰：「無師之作，願得知己堪師者敵成之耳。」余戲題其籤曰「錦囊佳句」，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

是夜燈親城外，返已滯三下，腹飢索餌，婢媪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芸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之，將臥矣。」玉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吃粥，乃笑睨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婚耶。」芸大窘避去，上下譁笑之。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卽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頭巾旣揭，相視爲然。合盃後，並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煖柔滑膩，胸中不覺怦怦作跳。讓之食，適逢

膏期，已數年矣。暗計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謂曰：「今我光鮮無恙，姊可從此開戒否？」芸笑之以目，黠之以首。

廿四日爲余姊子歸，廿三國忌不能作樂，故廿二夜即爲余姊款嫁，芸出雲陪宴。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拇戰輒北，大醉而臥；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

是日親朋絡繹，上燈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歸來，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室，伴傭跪於床下，芸卸粧尙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謂何書而讓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櫥得此書，不覺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爭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

伴傭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春心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芸作新婦，初甚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室井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暾上牕，卽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尙畏人嘲耶？」芸曰：「蠶之藏弱待君，傳爲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懶

情耳。」

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  
以言語形容者。

而歡娛易過，輕賦媚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遊，受業于武林趙省齋  
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尙能握管，先生力也。

歸來完姻時，原訂隨侍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  
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  
！」

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  
即渡江東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浮套話；心殊  
快快。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牕，對景懷人，夢魂顛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書吾父，出十題而遣余暫歸，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後，反覺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  
，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

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

，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一意也？樹前老樹一株，濃陰覆地，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攜芸消夏于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書課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故以射覆爲令。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

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爲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首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

芸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

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

芸發議曰：「杜詩錘鍊精純，李詩灑洒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

余曰：「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于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

芸笑曰：「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于懷，未嘗稍釋。」

余曰：「何謂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適字『三白』爲卿增；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

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晉呼別字爲白字。相與大笑。

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乘取？」

芸曰：「楚辭爲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似覺相如爲最。」

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拜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

余性爽直落拓不羈，芸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爲披衣整袖，必連聲道「得罪」，或遞巾授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發

赤，曰：「恭而有禮，何反言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

如父母，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

戲起，後勿冤妾，令人鬱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爲笑。自此「豈敢」「得

罪」竟成語助詞矣。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

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

避人，久則不以爲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拂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

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爲慚，繼成不期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

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歟。

是年七夕，芸設番蜀瓜果，同拜天孫于「我取」軒中。余鐫以「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爲往來書信之用。是夜月色頗佳，游視河中，波光如鍊，輕羅小扇，並坐水牕，仰見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晴與否？」余曰：「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雲霞，或求之幽閨繡闥，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止此雲霞耳。」未幾燭燼月沉，撤果歸臥。

七月望，俗謂之鬼節。芸備小酌，邀月暢飲，夜忽陰雲如晦，芸愀然曰：「妾能與君白頭偕老，月輪當出。」余亦索然。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梳織於柳隄寥落間。余與芸聯句以遣幽懷，而兩韻之後愈聯愈縱，想入非夷，隨口亂道。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馨邊茉莉濃香撲鼻，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粧壓鬢，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其香更可愛，爾供佛手當退避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無意間；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須借人之勢，其香也如香肩諂笑。」余曰：「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愛小人耳。」正話間，漏已三滴，漸見風掃雲開，一輪湧出，乃大喜。倚牕對酌，酒未三盃，忽聞橋下闐然一聲，如有人墮，就聽細響，波明如鏡，不見一物，惟聞灘有雙鴨

急奔聲。余知滄浪亭畔有溺鬼，恐芸膽怯，未敢卽言。芸曰：「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不禁毛骨皆慄，急閉牕，携酒歸房。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弓影歪蛇，驚神未定。剔燈入帳，芸已寢熟大作，余亦繼之，困頓兩旬，眞所謂樂極災生，亦是白頭不終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婦，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於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老僕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曲徑而入，疊石成山，林木蔥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級至亭心，周望極目可數里，炊烟四起，晚霞爛然。隔岸名「近山林」，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時正誼菁院猶未啓也。携一毯設亭中，席地環坐。守者烹茶以進，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漸覺風生袖底，月到波心，俗慮塵懷，爽然頓釋。芸曰：「今日之遊樂矣。若駕一葉扁舟，往來亭下，不更快哉！」時已上燈，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相扶下亭而歸，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而遊，名曰「走月亮」。滄浪亭幽雅清曠，反無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義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王癡憨善飲，俞豪爽談，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場，此俞六姑一人計也。余笑曰：「俟妹子歸後，我當邀妹丈來，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來此，與嫂同榻，不大妙耶？」芸與王微笑而已。

時爲吾弟啓堂娶婦，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室雖宏暢，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誕辰演劇，芸初以爲奇觀。吾父素無忌諱，點演慘別等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余窺廉見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內探之。俞與王亦繼至。見芸一人支額獨坐鏡奩側。余曰：「何不快乃爾？」芸曰：「觀劇原爲以陶情，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俞與王皆笑之。余曰：「此深於情者也。」俞曰：「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芸曰：「俟有可觀者再往耳。」王聞言先出，謂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勸芸出觀，始稱快。

余嘗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請同往。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指示余曰：「以此疊盆山，較官州白石爲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難多得。」王曰：「嫂果愛此，我爲拾之。」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鶴步而拾之，每得一塊，余曰：「善」，卽收之，余曰：「否」，卽去之。未幾，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則力不勝矣。」芸且揀且言曰：「我聞山果取穫，必藉猴力，果然！」王憤撮十指作哈癡狀：余橫阻之。責芸曰：「火勞汝逸，猶作此語，無怪妹之動憤也。」歸途遊戈園，柳綠嬌紅，爭妍競媚。王素愁，逢花必折。芸叱曰：「旣無瓶養，又不簪戴，多折何爲！」王曰：「不知痛癢者何害？」余笑曰：「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爲花洩忿。」王怒余以目，擲花于地，以蓮鈎撥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罷。



芸初緘默，善聽余議論。余訓其言，如蟋蟀之用藻草，漸能發議。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喜食芥油乳腐，吳俗呼爲「臭豆腐」；又喜食蝦淘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因戲之曰：「狗無胃而食糞，以其不知臭穢，蜣螂團糞而化蟬，以其欲修高舉也，卿其狗耶蟬耶？」芸曰：「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幼時食慣。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蟬，狗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淘瓜之味，到此初嘗耳。」余曰：「然則我家係狗資耶？芸窘而強解曰：「夫糞人家皆有之，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強啖之。腐不敢強，瓜可掩鼻略嘗，入咽當知其」；此猶無鹽貌醜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試嘗之。」以箸強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覺脆美；閉鼻再嚼，竟成異味，從此亦喜食。芸以麻油白糖少許拌淘腐，亦鮮美，以清瓜搗爛拌淘腐，名之曰「雙鮮醬」，有異味。余曰：「始惡而終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鍾，雖醜不嫌。」

余啓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催粧時偶缺珠花。芸出其納米所受者呈吾母，婢媪旁惜之。芸曰：「凡爲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爲首飾，陽氣全克矣，何貴焉。」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書之殘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門，彙訂成帙，統名之曰「斷簡殘篇」；字畫之破損者，必覓故紙粘補成幅，有破缺處，倩余全好而掩之，名曰「棄餘集賞」。於女紅中饋之暇，終日瑣瑣，不憚煩倦。芸於破筒爛卷中，偶獲片紙

可觀者，如得異寶。舊鄰馮媪每收亂卷賞之。其癖好，與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語，一舉一動，示之以色，無不頭頭是道。

余嘗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爲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遨遊天下，不亦快哉！」

芸曰：「此何難。俟妾髮斑之後，雖不能遠遊五嶽，而近地之虎阜靈巖，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儘可借遊。」

余曰：「恐卿髮斑之日步履已艱。」

芸曰：「今世不能，期以來世。」

余曰：「來世卿當作男，我爲女子相從，」

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覺有情趣。」

余笑曰：「幼時一粥猶談不了，若求世不昧今生，合卺之夕，細談隔世，更難合眼時矣。」

芸曰：「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今生夫婦已承牽合，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盍繪一像祀之？」

時有茗谿成柳隄，名蓮，善寫人物，倩繪一像，一手挽紅絲，一手攜杖懸一姻緣簿，畫顏鶴髮奔馳于非雲非霧中，此成君得意筆也。友人石球堂爲題讚語于首，懸之內室

。每逢朔望，余夫婦必焚香拜禱。後因家室多故，此畫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誰家矣。○  
他生未卜此生休，『兩人癡情，果邀神嗔耶？』

遷倉米巷，余頗其臥樓曰寶香閣，蓋以芸名而去取寶意也。院窄牆高，一無可取。後有廂樓，通藏書處，開牕對陸氏廢園，但有荒涼之象。滄浪風景，時切芸懷。

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埂巷之北。繞屋皆菜圃，編籬爲門，門外有池約畝許，花光樹蔭錯雜籬邊。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基廢也。屋西數武，瓦礫堆成土山，登其顛可遠眺，地曠人稀，頗饒野趣。嫗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謂余曰：『自別滄浪，夢魂常繞，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嫗之居乎？』余曰：『連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卿若願往，我先觀其家可居，卽擇被而往，作一月盤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許。』余曰：『我自請之。』越日至其地，居僅二間，前後隔而爲四，紙牕竹榻，頗有幽趣。老嫗知余意，欣然出其臥室爲賃，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于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

雖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爲業，知余夫婦避暑于此，先來通盤勸，并釣池魚，摘園蔬爲饋，償其價，不受，芸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陰濃，水面風來，蟬鳴聒耳，隣老又爲製漁竿，與芸垂釣于柳陰深處。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嶽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蟲聲四起，設竹榻於籬下。

選姬報酒溫飯熟，遂就月光對酌，微醺而飯，浴罷則涼鞋蕉扇，或坐或臥，聽隣老談因果報應事。三鼓歸臥，週體清涼，幾不知身居城市矣。

離邊倩隱老購菊，遍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蟹對菊，賞玩竟日，芸喜曰：「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買繞屋菜園十畝，課僕逼催瓜蔬，以供薪水。君盡我績以爲詩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余深然之。令即得有境地，耐知己淪亡，可勝浩嘆！

離余家半里許，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迴廊曲折，小有園亭，每葦神誕，衆姓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平惟演戲，夜則參差高下插燭于瓶花間，名曰「花照」。花光燈影，寶鼎香浮，若龍宮夜宴。司事者成笙簫唱歌，或煮茗清談，觀者如蟻集，檐下皆設欄爲限。

爲衆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歸家向芸隱稱之。芸曰：「借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爲男之法也。」於是易髻爲辮，添掃娥眉，加金冠，微露兩鬢尚可掩飾，服余衣長一寸及半，于腰間折而縫之，外加馬褂。芸曰：「腳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蝴蝶履，中大由之，購亦極易，且舉晚每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後，裝束既畢，教男平拱手闊步若良久。忽纔掛回，妾不去矣。爲人識出動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余憊息曰：「廟中司事者誰不知

我，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吾母現在九妹丈家，密去密來，焉得知之。」  
芸攬鏡自照，狂笑不已。余強挽之，悄然徑去。遍遊朝中，無識出女子者，或問何人，以表弟對，拱手而已。最後至一處，有少婦幼女坐于所設寶座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芸忽趨彼通款曲，身一側，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旁有婢媼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爾！」余欲爲措詞掩飾。芸見勢惡，即脫帽翹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與愕然，轉怒爲歡。留茶點，喚肩輿送歸。

吳江錢師竹病故，吾父信歸，命余往弔。芸私謂余曰：「吳江必經太湖，妾欲偕往一寬眼界。」余曰：「正慮獨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無可託詞耳。」芸曰：「託言歸寧，君先發舟，妾當繼至。」余曰：「若然，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與卿待月乘涼，以續滄浪韻事。」

時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涼，携一僕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輿至。解維出虎嘯橋，漸見風帆沙鳥，水天一色。芸曰：「此卽所謂太湖耶？今得見天地之寬，不虛此生矣。想聞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閒話未幾，風搖岸柳，已抵江城。

余登岸拜奠畢，歸見舟中洞然，急詢舟子，舟子指曰：「不見長橋柳陰下飄魚鷹捕魚者乎？」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余至其後，芸猶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羅衫汗透矣！」芸回首曰：「恐錢家有人到舟，故暫避之。君何回來之速也？」

「余笑曰：『欲捕逃耳』。」

于是相挽登舟。返棹至萬年橋下，陽鳥猶未落也。舟艙盡落，清風徐來，綾扇羅衫，削瓜解暑。少焉霞映橋紅，烟籠柳暗，銀蟾欲上，漁火滿江矣。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

船家女名素雲，與余有盃酒交，人頗不俗。招之與芸同坐。船頭不張燈火，待月快酌，射覆爲令。素雲雙目閃閃，聽良久，曰：『觴政儂頗嫺習。從未有斯令，願受教。』芸即譬其言而開導之，絕茫然。余笑曰：『女先生且罷論。我有一言作譬，即瞭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鶴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無乃勞乎？』素雲笑捶余肩曰：『汝罵我耶』。芸出令曰：『祇許動口，不許動手！違者罰大觥。』素雲量豪，滿斟一觥，一吸而盡。余曰：『動手但准摸索，不准捶人。』芸笑挽素雲置余懷，曰：『請君摸索暢懷。』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擁而狂探，田舍郎之所爲也。』時四鬢所簪茉莉，爲酒氣所蒸，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戲曰：『小人臭味，充滿船頭，令人作惡。』素雲不禁握拳迎捶曰：『誰教汝狂嗅耶？』

芸呼曰：『違令，罰兩大觥！』

素雲曰：『彼又以小人罵我。不應捶耶？』

芸曰：「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請乾此。當告汝。」

素雲乃連盞兩觥，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

素雲曰：「若然，真錯怪矣。當再罰。」又乾一觥。

芸曰：「久聞素娥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雲卽以篋箸擊小碟而歌。芸欣然暢飲。

不覺醅酒，乃乘興先歸。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步月而回。

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越數日，魯夫人誤有所聞，私告芸曰：「前日聞

增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一卽我也。」因以借遊始

末詳告之。魯大笑，釋然而去。

遊羅甲寅七月，余自粵東歸，有伴攜妾回者，曰徐秀峯，余之表妹婿也。黠稱新

才之美，邀芸往觀。芸他日謂秀峯曰：「美則美矣，韻猶未也。」秀峯曰：「無則若郎

納妾，必美而韻者乎？」芸曰：「然。從此癡心物色，而矩於資。」

時有浙妓湯冷香者，偶釐吳，有詠柳絮四律，沸傳吳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吳江

張尚慈素賞冷香，携柳絮詩索和。芸徵其人而置之，余技癢而和其韻，中有「觸我春愁

偏婉轉，撩他離緒更纏綿」芸甚擊節。

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挈芸遊虎邱，聞慈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遊。今

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請吾母先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見冷香已

年老，有女名悠園，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疑接聞，頗知文墨，有妹文園尙雛。余此時初無癡想，且念一盃之敘，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箇中，私心志志，強爲酬答。

因私語閑慙曰：『余貧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

閑慙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悠園管我，席主爲尊客拉去，我代客轉邀客，毋煩他慮也。』

余始釋然。至半塘，兩舟相遇，令悠園過舟叩見吾母。芸慙相見，歡同舊識，攜手登山，俯覽名勝。芸獨愛『千頃雲』高曠，坐賞良久。返至『野芳濱』，暢飲甚歡，并舟而泊。及解維，芸謂余曰：『子陪張君，留慙陪妾可乎？』余諾之。還棹至郡亭橋，始過船分袂。歸家已三鼓。

芸曰：『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頃已約悠園，明日過我，當爲子圖之。』

余感曰：『此非金屋不能貯，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况我兩人伉儷正篤，何必外求？』

芸笑曰：『我自愛之，子姑待之。』

明午慙果至，芸慰勸款接，筵中以猜枚——麻吟輸飲，——爲令，終席無一羅致語。



及愍園歸，芸曰：「頃又與密約，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子宜備牲牢以待」；指損其臂上翡翠釧曰：「若見此釧屬於愍，事必諧矣。頃已吐意，未深結其心也。」余姑聽之。

十八日大雨，愍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見余有羞色，蓋翡翠釧已在愍臂矣。焚香結盟後，擬再續前飲，適愍有石湖之遊，卽別之。

芸欣然告余曰：「麗人已得，君何以謝媒耶？」余詢其詳。

芸曰：「向之祕言，恐愍意另有所屬也。」頃探之無他，語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愍曰：「蒙夫人重舉，翼蓬蒿倚玉樹也。但吾母望我奢，恐艱自主耳，願彼此緩圖之。」脫釧上臂時，又語之曰：「玉取其堅。且有團圓不斷之意。」妹試籠之，以爲先兆。愍曰：「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卽此觀之。愍心已得，所難心者冷香，當再圖之。

余笑曰：「卿將效笠翁之「憐香伴」耶？」

芸曰：「然。」

自此無日不談愍園矣。後愍爲有力者奪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卷二

閑情記趣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留蚊于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沖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于牆上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遊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鬥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鬥，蓋圖竊不從也。古語云：「茲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卵爲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使。捉鴨開口哈之，婢媪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噎狀，驚而大哭；傳爲話柄。此皆幼時閑情也。

及長，愛花成癖，喜剪盆樹。識張蘭坡，始精剪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疊石之法。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樸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薈終時，贈余荷瓣

素心春蘭一盆，官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書。余珍如拱璧，值余幕遊於外，其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然而嘆。以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澆殺也。從此誓不植蘭。

次取杜鵑，瓣輪管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芸惜枝轉葉，不忍暢剪，故難成樹。其他盆玩皆然。

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于布者，俱置無用。故不取耳。其插花架，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壽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花，必于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情亂，不靠瓶口爲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鉞要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強。用針宜藏，針是算斷之，毋令針針露硬。瓶口宜清也。視葉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卽同草莽之菊屏矣。凡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三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寫熱鬧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

若盆玩盡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麵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

上，將膏火化，黏銅片于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于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疎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掩銅片許，使觀者疑叢花生于碗底方妙。

若以木類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後，剪去雜枝，以疎瘦古怪爲佳，

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熱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無韻緻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釘以筴之。

卽楓葉竹枝，亂草荆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荆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勢，聽其葉側，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如樹樹直栽，卽難取勢矣，至剪裁盆樹，先取根露鷄爪者，左右剪成三節。然後起枝。一枝一節，七枝到頂，或九枝到頂，枝忌對節如肩臂，節忌臃腫如鶴膝。須盤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後直出。有名「雙起」「三起」者，一根而起兩三樹也。如根無爪形，便成插樹，故不取。

然一樹剪成，至少得三四十年，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一生剪成數樹。又

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携送黃楊翠柏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餘未見其可也。若留枝盤如寶塔，紫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氣矣。

點綴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畫，大景可以入神，一甌清茗。神能趨入其中，方可供幽齋之玩。種水仙無靈璧石，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苦芽菜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十枝，用沙土植長方盆內，以炭代石，黑白分明，頗有意思。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難以枚舉。如石蕪蒲結子，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置陰溼地，能長細莖蒲，隨意移養盆碗中，茸茸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鷄翼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如天門冬十分之二，搗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細如碗口，亭亭可愛。

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坤石，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形，飾以綠色，引以藤蔓，嵌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牕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拆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于牆頭，如上有月臺，而實

虛也。

貴士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臺設爲床，前後階後，可作三榻，間以板而裱以紙，則前後上下皆越絕。譬之如行長路，即不覺其窄矣。余夫婦寓揚州時，曾仿此法。屋僅兩椽，上下臥房，廚灶，客座皆越絕，而綽然有餘。芸曾笑曰：「位置雖精，終非富貴家氣象也。」是誠然歟。

余掃墓山中。檢有帶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宜州于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頗劣者，搗末于灰痕處，乘糝溼之，乾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興鑿長方盆疊起一峯，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巉巖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植蕙蘿，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蕙蘿蔓延漏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缸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置之檐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一夕，貓奴爭食，自檐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歎曰：「卽此小經營尙干造物忌耶！」兩目不禁淚落。

靜室焚香，閑中雅趣，芸嘗以沉速等香，于飯鑊蒸透，在爐上設一銅絲架，離火半寸許，徐徐烘之；其香幽韻而無烟。佛手忌醉鼻嗅，嗅則易爛，木瓜忌出汗，汗出，用

水洗之，惟番圓無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筆宣。每有人將供妥者，隨手取嗅，隨手置之，即不知供法者也。

余閑居，案頭瓶花不絕。芸曰：「子之插花，能備風晴雨露，可謂精妙入神，而畫中有草蟲一法，盡仿而效之？」

余曰：「蟲腳觸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應作俑罪過耳。一余曰：試言之。」

芸曰：「蟲死色不變。覓螳螂蟬蝶之屬，以針刺死，用細絲扣蟲與繁草間，整其足，或抱梗，或踏葉，宛然如生。不亦善乎。」

余喜，如其法行之，見者無不稱絕。求之閩中，予恐未必有此慧心者矣。

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鄉居院曠。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作矮條凳式，虛其中，橫四檔，寬一尺許，四角鑿圓眼，插竹編方眼。屏約高六七尺，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盤延屏上，兩人可移動。多編數屏，隨意遮攔，恍如綠陰滿牕，透風蔽日，紆迴曲折，隨時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即一切藤本香草，隨地可用。此真鄉居之良法也。

友人魯字觴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栢或梅菊，工隸書，兼工鐵筆。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有半。樓共五楹，東向，余居其三。晦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

撥人。有廊有廡，地極幽靜。移居時，有一僕一媼，并携其小女來。僕能成衣，媼能紡績；於是芸織，媼績，僕則成衣，以供薪水。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貧，每出杖頭錢，作竟日鼓，余又好潔地無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

時有楊補凡明昌緒，善人物寫真，袁少迂名沛，工山水；王星瀾名巖，工花卉翎毛；愛蕭爽樓幽雅，皆携畫具來。余則從之學畫。寫草篆，鑄圖章，加以潤筆，交芸備茶酒供客。終日品詩論畫而已。更有夏淡安，棋山兩昆季，并繆山音知白兩昆季，及蔣韻香，陸橘香，周嘯霞，郭小愚，華杏帆，張閑甜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釵沽酒，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輕放過。今則天各一方，風流雲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

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骰；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事，考對爲會。每會八人，每人各攜胥蚨二百。先拈圖，得第一者爲主考，闢防別座；第二者爲謄錄，亦就座，餘作舉子，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着爲限，行立構思，不准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各人交卷畢，謄錄啓匣，併錄一冊，轉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卽爲後任主



考，第二者爲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一日可十場，積錢千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爲官卷，准坐而構思。

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間影上粉牆，別有幽致。星瀾醉後興發曰：「補凡能爲君寫真，我能爲花圖影。」

芸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  
星瀾取素紙鋪於牆，卽就蘭影用墨濃淡圖之。日間取視，豈不成畫，而花葉蕭疎，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寶之。各有題詠。

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衆議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頭錢，我自攜爐火來。」衆笑曰：「諾。衆去，余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担鍋籠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

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之烹具。」

芸曰：「攜一沙羅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罐于灶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

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爲業，以百錢雇其担，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議。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衆咸歎服。飯後同往，并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圍坐。先烹茗，飲畢，然後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曰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杯盤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頽，余思粥，担者卽爲買米煮之，果腹而歸。

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

衆曰：「非夫人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省儉之法，曰「就事論事」。余愛小飲，不喜多菜。芸爲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凹楞，蓋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頭，如一朶墨梅覆棹；啓蓋視之，如菜裝于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邊圓盤一隻，以便放杯箸酒壺之類，隨處可擺，移掇亦便，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闊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以紙糊壁，遂亮。夏月樓下去牕，無欄干，覺空洞無遮翳。芸曰：「有舊竹籬在，何不以籬代欄？」

余曰：「如何？」

芸曰：「用竹數根，黝黑色，一豎一橫，留出走路。截半籬，搭在橫竹上，垂至地，高與桌齊。中豎短竹四根，用麻纜紮定，然後于橫竹搭籬處，尋舊黑布條，連橫竹裏縫之。既可遮棚飾觀，又不費錢。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

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合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  
然水而泡之，香韻尤絕。

卷三

坎 珂 記 愁

人生坎珂何爲乎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爲累。况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俠，急人之難，成人之事，嫁人之女，撫人之兒，指不勝屈；揮金如土，多爲他人。余夫婦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質；始則移東補西，繼則左支右絀。諺云：「處家人情，非錢不行。」先起小人之議，漸招同室之讖。「女子無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余雖居長而行三，故上下呼芸爲「三娘」。後忽呼爲「三太太」。始而戲呼，繼成習慣，甚至尊卑長幼，皆以「三太太」呼之。此家庭之變機歟？

乾隆乙巳，隨侍吾父子海寧官舍。芸於吾家書中附寄小函。吾父曰：「媳婦既能筆墨，汝母家信付彼司之。」後家庭偶有閒言，吾母疑其述事不當，乃不令代筆。吾父見信非芸手筆，詢余曰：「汝婦病耶？」余卽作札問之，亦不答，久之，吾父怒曰：「想汝婦不屑代筆耳！」迨余歸，探知委曲，欲爲婉劑。芸急止之曰：「寧受責于翁，勿失歡于姑也。」竟不自白。

「庚戌之春，予又隨侍吾父子邗江幕中。有同事命爭亭者，挈眷居焉。吾父謂爭亭

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兒輩果能仰體親意，嘗于家鄉覓一婦人，庶語音相合。」學亭轉述于余，密札致芸，倩媒物色，得姚氏女。芸以媒定，遂知其性。其家也。託言鄰女之嬉遊者。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芸又聽人意見，託言吾父素所愛者。吾母見之曰：「此鄰女之嬉遊者也，何娶之乎？」芸遂并失愛于姑矣。

壬子春，余館真州。吾父病于邗江，余往省，亦病焉。余弟啓堂時亦隨侍。芸來書曰：「啓堂弟曾向隣婦借貸，倩芸作保，現追索甚急。」余詢啓堂。啓堂轉以嫂氏為多事。余遂批紙尾曰：「父子皆病，無錢可償，俟啓弟歸時，自行打算可也。」未幾，病皆愈，余仍往真州。芸覆書來，吾父拆其函視之，中述啓弟隣項事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囑姚託言思家，妾當令其家父母到場接取，實彼此卸責之計也，吾父見書怒甚。詢啓堂以鄰項事，答言不知。遂札飭余曰：汝婦背夫借債，讒謗小叔，且稱姑曰：令堂，翁曰：老人；特謬之甚！我已再人持札回蘇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當知過！」余接此札，如聞青天霹靂；卽肅書認罪，覓驕遣歸，恐芸之短見也。到家述其本末，而家人乃持逐書至，歷斥多過，言甚決絕。芸泣曰：「妾固不合妄言，但阿翁當恕婦女無知耳。」越數日，吾父又有手諭至，曰：「我不為已甚。汝携婦別居。勿使我見，免我生氣足矣。」

乃寄芸于外家，而芸以母亡弟出，不願往依族中。幸友人魯半船聞而憐之，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越兩載，吾父漸知始末。適余自嶺南歸，吾父自至蕭爽樓，謂芸曰：「前事我已盡知，汝盍歸乎？」余夫婦欣然，仍歸故宅，骨肉重圓。豈料又有惡園之孽障耶！

芸素有血疾，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復念子病歿，悲憤過甚所致，自識惡園年餘未發，余方幸得其良藥。而慙爲有力者奪去，以千金作聘，且許養其母，佳人已屬沙叱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歸而嗚咽，謂余曰：「初不料。慙之薄情乃爾也！」

余曰：「卿自情深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况錦衣玉食未必能安于荆釵布裙也。與其後悔，莫若無成。」

因撫慰再三，而芸終以受愚爲恨，血疾大發。床席支離，刀圭無效。時發時止，骨瘦形消。不數年而通負日增，物議日起，老親又以盟妓一端，憎惡日甚，余則調停中立，已非人生之境矣。芸生一女，名青君。侍年十四，頗知書，且極賢能，實叙典服，幸賴其勞。予名逢森，時年十二，從師讀書。余適年無館，設一書齋于門之內。三日所進，不敷一日所出，焦勞困苦，踣蹶時形。隆冬無裘，挺身而過。青君亦衣單，履屨猶強曰「不寒」。因是芸誓不醫藥。偶能起床，適余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倩人

繡必經一部。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且利其繡價之豐，竟繡焉。而春煦行色怱怱，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驟勞致增腰痛頭暈之疾。豈知命薄者，佛亦不能發慈悲也！繡經之後芸病轉增，噴水索湯，上下厭之。

有西人賃屋于余作畫鋪之左，放利借爲業，時借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難却，允焉。而某竟挾資遠遁。西人惟保是問，時來饒舌，初以筆墨爲抵，漸至無物可償。歲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債，咆哮于門。吾父聞之，召余訶責曰：『我輩衣冠之家，何得負此小人之債！』正剖訴間，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適錫山華氏知其病，遣人問訊。堂上誤以爲懲園之使，因愈怒曰：『汝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汝亦不學無術，濫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甘，姑寬三日限，速自爲計，遲必首汝逆矣！』芸聞而泣曰：『親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捨。姑密喚華家人來，我強起開之。』

因令哥君扶至房外，呼華使問曰：『汝主母特遣來耶？抑便道來耶？』曰：『主母久聞夫人臥病。本欲親來探望，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臨時囑咐，倘夫人不嫌鄉居簡陋，不妨到鄉間調養，踐幼時燈下之言。』蓋芸與同繡日：曾將疾病相扶之誓也。

因囑之曰：『煩汝速歸，稟知主母，于兩日後放舟密來。』

其人既退，謂余曰：『華家盟姊情逾骨肉，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但女兒一攜之』

往既不便，留之累親又不可，必于兩日內安頓之。」

時余有表兄王蓋臣一子名韞石，願得青君爲媳婦。芸曰：「聞王郎懦弱無能，不過守成之子，而王又無成可守，幸詩禮之家，且又獨子，許之可也。」余謂蓋臣曰：「吾父與君有涇陽之誼，欲媳青君，諒無不允。但待長而嫁，勢所不能。余夫婦往錫山後，君即稟知堂上，先爲童媳，何如？」蓋臣喜曰：「謹如命」。逢森亦託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

安頓已定，華舟適至。時庚申之臘二十五日也。芸曰：「子然出門，不惟招隣里笑，且西人之項無着，恐亦不放，必于明日五鼓悄然而去。」

余曰：「卿病中能冒曉寒耶？」

芸曰：「死生有命，無多慮也。」

密稟吾父亦以爲然。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臥。青君泣于母側。芸囑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癡，故遭此顛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無他慮。兩三年內，必當奉置重圓。汝至汝家，須盡婦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爲幸，必善視汝。所留箱籠什物，盡付汝帶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臨行時託言就醫，數日即歸；俟我去遠，告知其故，稟聞祖父可也。」

旁有舊嫗，卽前卷中曾贊其家消暑者，願送至鄉，故是時陪侍在側，拭淚不已，將



交五鼓，煖粥共啜之。芸強顏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傳奇可名『吃粥記』矣。」逢森聞聲亦起，呻曰：「母何爲？」

芸曰：「將出門就醫耳。」

逢森曰：「起何早？」

曰：「路遠耳。汝與姊相安在家，毋討祖母嫌，我與汝父同往，數日即歸。」

鷄聲三唱，芸含淚扶嫗，啓後門將出，逢森忽大哭，曰：「憶，我母不歸矣！」

青君恐驚入，急掩其口而慰之。當是時余兩人寸腸已斷，不能復作一語，但止以勿哭而已。青君閉門後，芸出巷十數步，已疲不能行，使嫗提燈，余背負之而行，將至舟次，幾爲邏者所執，幸老嫗認芸爲病女，余爲婿，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聞聲接應，相扶下船。解纜後，芸始放聲痛哭。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訣矣！

華名大成，居無錫之東高山，面山而居，躬耕爲業，人極樸誠。其妻夏氏，卽芸之嬸姊也。是日午末之交，始抵其家。華夫人已倚門而待，率兩小女至舟，相見甚歡。扶芸登岸，款待慇懃。四隣婦人孺子闐然入室，將芸環視，有相閱訊者，有相憐惜者，交頭接耳，滿屋啾啾。

芸謂華夫人曰：「今日真似漁父入桃源矣。」

華曰：「妹莫笑，鄉人少所見多所怪耳。」

自此相安度歲。至元宵，僅隔兩旬而芸漸能起步。是夜觀龍燈于打麥場中，神情態度漸可復元。余乃心安，與之私議曰：

「我居此非久計。欲他適，而短於資，奈何？」

芸曰：「妾亦籌之矣。君姊丈范惠來現于靖江鹽公堂司會計，十年前曾借君十金，適數不敷，妾典釵湊之。君憶之耶？」

余曰：「忘之矣。」

芸曰：「聞靖江去此不遠，君盍一往？」

余如其言。時天頗暖。織絨袍脚履短褂，猶覺其熱。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是夜宿錫山客旅，賃被而臥。晨起，趁江陰航船，一路逆風，繼以微雨。夜至江陰江口，春寒徹骨，沽酒禦寒，囊爲之罄，躊躇終夜，擬卸襯衣質錢而渡。

十九日北風更烈，雲勢充濃，不禁慘然淚落，暗計房資渡費，不敢再飲。正心寒股慄間，忽見一老翁，草鞋氈笠，負黃包入店，以目視余，似相識者。

余曰：「翁非泰州曹姓耶？」

答曰：「然。我非公，死墳溝墾矣。今小女無恙，時誦以德。不意今日相逢。何逗留于此？」

蓋余幕泰州時，有曹姓，本微賤，一女有姿色，已許塔家。有勢力者放債謀其女，

致涉訟。余從中調護，仍歸所許。曹卽投入公門爲隸，叩首作謝，故識之。余告以投親馮雪之由。

曹曰：「明日天晴，我當順途相送。」出錢沽酒，備極款洽。二十日，曉鐘初動，卽聞江口喚渡聲，余驚起，呼曹同濟。曹曰：「勿急。宜飽食登舟。」乃代償房飯錢。拉余出沽。余以連日逗留，卽欲趕渡，食不下咽，強啖麻餅兩枚。及登舟，江風如箭，四肢發戰。

曹曰：「聞江陰有人縊於靖，其妻僱是舟而往，必俟渥者來始渡耳。」榜腹忍寒，午始解纜，至靖，暮烟四合矣。

曹曰：「靖有公堂兩處。所訪者城內耶？城外耶？」余踉蹌隨其後，且行且對曰：「實不知其內外也。」

曹曰：「然則且止宿，明日往訪耳。」

進旅店，襖襪已爲泝淤溼透，索火烘之。草草飲食，疲鞠酣睡。晨起，襪燒其半。曹又代償房飯錢。訪至城中，惠來尙未起。聞余至，披衣出，見余狀驚曰：「舅何狼狽至此？」

余曰：「姑勿問。有銀乞借二金，先遣送我者。」

惠來以番餅二圓授余，卽以贈曹，曹力却。受一圓而去。余乃歷述所遭，并言來意。

惠亦曰：「郎舅至戚，卽無宿遁，亦應竭盡綿力；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正當盤轉之時，不能挪移豐贖，當勉措番銀二十元，以償舊欠，何如？」余本無奢望，遂諾之。留住兩日，不巳晴煖，卽作歸計。二十五日，仍回華宅。

芸曰：「君遇雪乎？」余告以所苦。因慘然曰：「雪時，妾以爲君抵靖，乃尙逗留江口。幸遇曹老，絕處逢生，亦可謂吉人天相矣。」

越數日，得青君信，知逢森已爲揖山薦引入店。蕙臣請命于吾父，擇正月二十四日將伊接去。兒女之事粗能了了。但分離至此，令人終覺慘傷耳。

二月初，日煖風和，以靖江之瑣薄備行裝，訪故人胡有堂于邗江鹽署。有貢局乘同事公入局，代司筆墨，身心稍定。至明年壬戌八月，接芸書曰：「病體全瘳。惟寄食于非親非友之家，終覺非久長之策，願亦來邗，一觀平山之勝。」余乃賃屋于邗江先春門外，臨河兩椽，自至華氏接芸同行。華夫人贈一小奚奴曰阿雙，幫司炊爨，并訂他年結鄰之約。時已十月，平山凄冷，期以春遊。

滿望散人調攝，徐圖骨肉重圓。不滿月，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余係友中之友，遂亦散閒，芸始獨百計代余籌劃，強顏慰藉，未嘗稍有涉怨尤。至癸亥仲春，血疾大發。余欲再至靖江，作「將伯」之呼。

芸曰：「求親不如求友。」

余曰：「此言雖是，奈友雖關切，現皆閒處，自顧不遑。」

芸曰：「幸天時已煖，前途可無阻雪之慮。願君速去速回，勿以病人爲念。君或體有不安，妾罪更重矣。」

時已薪水不繼，余伴爲雇騾以安其心，實則囊餅徒步，且食且行。向東南兩渡，又河，約八九十里，四望無村落。至更許，但見黃沙漠漠，明星閃閃，得一土地祠，高約五尺許，環以短牆，植以雙柏。因向神叩首。祝曰：「蘇州沈某投函，笑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憐佑！」于是移小石香爐于旁，以身探之，僅容半體，以風帽反戴掩面，坐半身于中，出膝于外，閉目靜聽，微風蕭蕭而已。足疲神倦，昏然睡去。

及醒，東方已白，短牆外忽有步語聲。急出探視，蓋土人趕集經此也。問以途。曰：「南行十里卽泰興縣城，穿城向東十里一土墩，過八墩，卽靖江，皆康莊也。」余乃反身，移爐于原位，叩首作謝而行。過泰興。卽有小車可附。

申刻抵靖，投刺焉。良久，司閩者曰：「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察其辭色，似有推託。余詰之曰：「何日可歸？」

曰：「不知也。」

余曰：「雖一年亦將待之。」

聞者會余意，私問曰：「公與范爺嫡耶舅耶？」

余曰：「苟非嫡者，不待其歸矣。」

聞者曰：「公姑待之。」越三日，乃以回籍告，共挾二十五金。僱驟急返。

芸正形容慘變，嗚嗚涕泣。見余歸卒然曰：「君卿昨午阿雙捲逃乎。情人大索，今猶不得。失物小事；人係尹母臨行再三交託，今若逃歸，中有大江之阻，已覺堪虞。倘其父母匿子圖許，將奈之何，且有柯顏見我盟姊！」

余曰：「請勿急。卿慮過深矣。匿子圖許，許其富有也；我夫婦兩肩担一口耳。况携來半載，授衣分食，從未稍加朴責，鄰里咸知，此實小奴喪良，乘危竊逃。華家盟姊贈以匪人，彼無顏見卿，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今當一面呈縣立案，以杜後患可也。」芸聞余言，意似稍釋，然自此夢中囁語，時呼「阿雙逃矣！或呼怒何負我！」疾勢日以增矣。

余欲延醫診治。芸阻曰：「妾病始因弟亡母喪，悲痛過甚；繼為傷感，後由忿激。而平素又多過慮，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而不能得，以至頭眩怔忡諸症畢備。所謂病入膏肓。良醫束手，請勿為無益之費。憶妾唱隨二十三年，蒙君錯愛，百凡體恤，不以頑劣見棄。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無憾。若布衣煖，菜飯飽，一室雍雍，優游泉石，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虛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幾世纔能遇到，我輩何人。敢望神仙耶！強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擾。總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

因又嗚咽而言曰：「人生百年，終歸一死。今中道相離，忽焉長別，不能終奉箕帚，目視蓬森嫠婦；此心實覺耿耿。」言已，淚落如豆。余勉強慰之曰：「卿病八年，懼懼欲絕者屢矣。今何忽作斷腸語矣？」

芸曰：「連月夢見我父母放舟來接，閉目卽飄然上下，如行雲霧中，殆魂離而軀殼存乎？」

余曰：「此神不收舍，服以補劑，靜心調養，自能安痊。」

芸又歛歎曰：「妾若稍有生機一綫，斷不敢驚君聽聞。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無日矣。君之不得親心。流離顛沛，皆由妾故。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牽掛。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歸。如無力携妾骸骨歸，不妨暫厝於此，待君將來可耳。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以奉雙親，撫就遺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腸欲裂，不覺慘然大慟。

余曰：「卿果中道相捨，斷無再續之理。况，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耳。」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僅斷續疊言「來世」二字。忽發喘，口噤，兩目瞪視，千呼萬喚，已不能言。痛淚兩行。沿涔流溢。既而喘漸微。淚漸乾，一靈縹緲，竟爾長逝。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當是時，孤燈一盞，舉目無親，兩手空拳，寸心欲碎。綿綿此恨，曷其有極！

承吾友胡肯堂以十金爲助，餘盡室中所有，變賣一空，親爲成殮。

嗚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懷才識。歸吾門後，余日奔走衣食，中饋缺乏，芸能纖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辯析而已。卒之疾病顛連，資恨以歿，誰致之耶？余有負閨中良友，又何可勝道哉！奉勸世間夫婦，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過于情篤。語云：「恩愛夫妻不到頭。」如余者，可作前車之鑒也。

回煞之期，俗傳是日魂必隨煞者歸，故房中鋪設一如生前，且須鋪生前舊衣于牀上，置舊鞋於牀下，以待魂歸瞻顧。吳下相傳謂之「收眼光」；延羽士作法，先召於牀而後遣之，謂之「接管」。邗江俗例設酒肴於死者之室，一家盡出，謂之「避管」。以故有因避被竊者，芸娘嘗期，房東因同居而出避，鄰家囑余亦設肴遠避。余冀魂歸一見，姑漫應之。同鄉張禹門諫余曰：「因邪入邪，宜信其有。勿嘗試也。」

余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

張曰：「回煞犯煞，不利生人。夫人卽或魂歸，業已陰陽有間，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應避者反犯其鋒耳。」

時余癡心不昧，強對曰：「死生有命。君果關切。伴我如何？」

張曰：「我當於門外守之。君有異見，一呼卽入可也。」

余乃張燈入室，見鋪設宛然，而音容已杳，不禁心傷淚湧。又恐淚眼模糊，失所欲



見，忍淚睜目，坐牀而待。撫其所遺舊服，香澤猶存，不覺柔腸寸斷，冥然昏去。轉念待魂而來，何遽睡耶？開目四視，見席上雙燭青焰熒熒，縮光如豆，毛骨悚然，通體寒慄。因摩兩手擦額，細囑之，雙焰漸起，高至尺許，紙裱頂格，幾被所焚。余正得藉光四顧間，光忽又縮如前。此時心脊股慄，欲呼守者進觀，而轉念柔弱魂魄，恐爲盛陽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滿室寂然，一無所見。既而燭焰復明，不復騰起矣。出告禹門，服余膽壯，不知余實一時情癡耳。

芸及後，憶和靖「妻梅子鶴」語，至號梅逸。棺葬芸於揚州西門外之金桂山，俗呼郝家實塔。買一棺之地，從遺言寄於此。携木主還鄉，吾妻亦爲悲悼。青君逢森歸來，痛哭成服。

啓堂進言曰：「嚴君怒猶未息，兄宜仍往揚州。俟嚴君歸里，婉言勸解，再當專札相招。」

余遂拜母別子女，痛哭一場；復至揚州，賣盡度日。因得當哭於芸娘之墓，影單形隻，備極淒涼，且偶經故居，傷心慘目。重陽日，鄰家皆黃，芸墓獨青。守墳者曰：「此好穴場，故地氣旺也。」余暗祝曰：「秋風已緊，身尚衣單。聊若有靈，佑我圖得一館，度此殘年以待家鄉信息。」

未幾，江都幕客章馭菴先生欲回浙江葬親，倩余代庖三月得備禦寒之具。封篆出署

，張禹門招禹其家，張亦失館度歲艱難，商于余；即以餘資二十金傾囊借之，且告曰：『此本留爲亡荆扶柩之費，一俟得有鄉音，償我可也。』

是年卽寓張度歲。晨昏夕卜，鄉音殊杳。至甲子三月接青君信，知吾父有病，卽欲歸蘇，又恐爛舊忿。正趨起觀望間復接青君信，始痛悉吾父業已辭世，剜骨痛心，呼天莫及。無暇他計，卽星夜馳歸。獨守靈前，哀號流血。嗚呼！吾父一生辛苦，奔走于外，生余不肖，既少承歡膝下，又未侍藥床前，不孝之罪何可道哉！

吾母見余哭，曰：『汝何此日始歸耶？』

余曰：『兒之歸，幸得青君孫女信也。』吾母目余弟婦，遂默然。

余入幕守靈，至七終，無一人以家事告，以喪事商者。余自問人子之道已缺，故亦無顏詢問。

一日，忽有向余索逋者，登門饒舌。余出應曰：『欠債不還，固應催索。然吾父骨肉未寒，乘凶追呼，未免太甚。』中一人私謂余曰：『我等皆有人招之使來。公且避出，當卽招我者索償也。』余曰：『我欠我債，公等速退！』皆唯唯而去。

余因呼啓堂諭之曰：『兄雖不肖，並未作惡不端。若言出嗣降服，從未得過纖毫嗣產。此次奔喪歸來，本人子之道，豈爲爭產故耶？大丈夫貴乎自立，我既一身歸，仍以一身去耳！』言已，返身入幕，不覺大痛。

叩齋吾母，走告青君，行將出走深山求赤松子于世外矣。青君正勸阻間，友人夏南薰字淡安，夏逢泰字揖山兩昆季尋繼而至，抗聲諫余曰：

「家庭若此，固堪動怒，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妻喪而子未立，乃竟飄然出世，于心安乎？」

余曰：「然則如之何？」

淡安曰：「奉屈暫居寒舍。聞石琢堂殿撰而有告假回籍之信，盍俟其歸而住謁之？其必有以位置君也。」

余曰：「凶喪未滿百日，兄等有老親在堂，恐多未便。」

揖山曰：「愚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足下如執以爲不便，西隣有禪寺，方丈僧與余交最善。足下設榻于寺中，何如？」余諾之。

青君曰：「祖父所遺房產不下三四千金，既已分毫不取，豈自己行囊亦捨去耶？我往取之，運送禪寺父親處可也。」因是于行囊之外，轉得吾父所遺圖書，硯臺筆筒數件。寺僧安置于大悲閣，閣南向，向東設神像，匾西首一間，設月櫺，緊對佛龕，本爲作佛事者齋食之地，余卽證榻其中。臨門有關聖提刀立像，極威武。院中有銀杏一株，大三抱，陰覆滿閣。夜靜風聲如吼。揖山嘗携酒果來對酌，曰：「足下一人獨處，夜深不寐，得無畏怖耶？」

余曰：「僕一生坦直，胸無穢念，何怖之有？」

居未幾，大雨傾盆，連宵達旦，三十餘天。時慮銀杏折枝，壓梁傾屋，賴神默佑，竟得無恙。而外之牆塼屋倒者不可勝計，近處田禾俱被漂沒。余則日與僧人作畫，不見不聞。

七月初，天始霽，掛山尊人號墓鄉有交易赴崇明，借余往，代筆書券得二十金歸，值吾父將安葬，啓堂命逢緣向余曰：「叔因葬事之用，欲助一二十金。」余擬傾囊與之。掛山不允，分幫其半。余即攜青君先至墓所。

葬既畢，仍返大悲閣。九月杪，掛山有田在東海永泰沙，又偕余往收其息，盤桓兩月，歸已殘冬，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真異姓骨肉也。

乙丑正月，琢堂始自都門回籍。琢堂名韞玉，字執如，琢堂其號也，與余爲總角交，乾隆庚戌殿元，出爲四川重慶守，白蓮教之亂，三年戎馬，極著勞績。及歸相見甚歡。旋於重九日挈眷重赴四川重慶之任，邀余同往。余即叩別吾母，于九妹倩陸尙在吾家，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吾母囑曰：「汝弟不足恃，汝行須努力。重振家聲，全望汝也。」遂送余至半途，忽瀉蓄不已，因囑勿送而返。

舟出京口，琢堂有舊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揚鹽署，繞道往晤，余與偕往，又得一顧芸娘之墓。返舟由長江擊流而上，一路遊覽名勝，至湖北之荊湖，得陸深關觀察之信，遂

留余與其嗣君敦夫眷屬等，暫寓荊州，琢堂輕騎減從至重慶度歲，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丙寅二月。川眷始由水路往，至樊城登陸，途長費鉅，車重人多，斃馬折輪，備嘗辛苦。抵瀘關甫三月，琢堂又陞山左廉訪，清風兩袖，眷屬不能偕行，暫借瀘川書院作寓，十月杪，始支山左廉俸，專人接眷，得有青君之書，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天亡，始憶前之送余墮淚者，蓋父子永訣也。嗚呼！芸僅一子不能延其嗣續耶！琢堂聞之，亦爲之浩歎，贈余一妾，重入春夢，從此擾擾攘攘，又不知夢醒何時耳。

卷四

浪遊記快

余遊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惜乎輪蹄徵逐，處處隨人；山水怡情，雲烟過眼，不過領略其大概，不能探僻尋幽也。余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卽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棄我取之意，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有非名勝而自以爲妙者。聊以平生所歷者記之。

余年十五時，吾父稼夫公館於山陰趙明府幕中。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杭之宿儒也，趙明府延教其子，吾父命余亦拜投門下。暇日出遊，得至吼山，離城約十里，不通陸路。近山見一石洞，上有片石，橫裂欲墮，卽從其下蕩舟入，豁然空其中，四面皆峭壁，俗名之曰水圍。隨流建石閣五椽，對面石壁有『觀魚躍』三字。水深不測，相傳有巨鱗潛伏。余投餌試之，僅見不盈尺者出而接食焉。閣後有道通旱園，拳石亂轟，有橫闕如掌者，有柱石立其頂而上加大石者，鑿痕猶在，一無可取。遊覽既畢，宴于水閣，命從者放爆竹，轟然一響。萬山齊應，如聞霹靂聲。此幼時快遊之始。惜乎蘭亭禹陵未能一到至今以爲憾。

至山陰之明年，先生以親老不遠遊，設帳于家。余遂從至杭，西湖之勝因得暢遊，結構之妙，予以龍井爲最，小有天圓次之。石取天竺之飛來峯。城隍山之瑞石古洞。水取玉泉，以水清多魚，有活潑趣也。大約至不堪者，萬嶺之瑪瑙寺。其餘湖心亭，六一泉諸景，各有妙處，不能盡述，然皆不脫脂粉氣，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雅近天然。

蘇小墓在西湖橋側，土人指示，初僅半墓，土而已。乾隆庚子，聖駕南巡，曾一詢及。甲辰春，復舉南巡盛典，則蘇小墓已石築其墳，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書曰「錢塘蘇小小之墓。」從此弔古騷人，不須徘徊探訪矣。余思古來烈魄貞魂埋沒不傳者，固不可勝數。卽傳而不久者亦不爲少。小小一名妓耳，自南齊至今，盡人而知之，此殆靈氣所鍾，爲湖山點綴耶？

城北數武有崇文書院，余曾與同學趙緝之投效其中。時值長夏。起極早，出錢塘門，過昭慶寺，上斷橋，坐石園主。旭日將昇，朝霞映于柳外，盡態極妍。白蓮香裏，清風徐來，令人心骨皆清。步至書院，書猶未出也。午後微卷。借緝之納涼于紫雲洞，大可容數十人，石竅上透日光。有人設短几矮橙，賣酒於此。解衣小酌，嘗鹿脯法妙，佐以鮮菱雪藕，微酣，出洞。

緝之曰：「上有朝陽臺頗高曠，盍往一遊？」余亦興發，奮勇登其巔，登西湖如鏡，杭城如丸，錢塘江如帶，極目可數百里，此生平第一大觀也。坐良久，陽烏將落，相

携下山，南屏晚鐘動矣。縹光雲樓路遠未到。其缸門局之梅花，姑姑廟之鐵樹，不過爾爾。紫陽洞予以爲必可觀，而訪尋得之，洞口僅容一指，涓涓流水而已。相傳中有洞天，恨不能抉門而入。

清明日。先生素祭掃墓，挈余同遊，墓在東嶽。是鄉多竹，墳丁掘未出土之毛筍，形如梨而尖，作羹供客。余甘之，盡其兩碗。先生曰：「噫！是雖味美而尅心血，宜多食肉以解之。」余素不食屠門之噉，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減。歸途覺煩燥，唇舌幾裂。過石屋洞，不甚可觀。水藥洞峭壁多藤蘿，大洞如斗室有泉流甚急，其聲琅琅。池廣僅三尺，深五寸許，不溢亦不竭。余俯就飲，煩燥頓解。洞外一小亭，坐其中，可酌泉聲。柘子請觀萬年缸。缸在香積廡，形甚巨，以竹引泉灌其內，聽其滿溢。年久結苔厚尺許，冬日不凍，故不損也。

辛丑秋八月，吾交肆瘡返里。寒索火，熱索冰，余諫不聽，竟轉傷寒，病勢日重。余侍奉湯藥，晝夜不交病者幾一月。吾婦芸娘亦大病，慷慨在牀，心境惡劣莫可名狀。吾父呼余囑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守數本書，終非糊口計。我託汝于盟弟蔣思賢，仍繼吾業可耳。」越日思齋來，卽於榻前命拜爲師。未幾，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父病漸痊，芸亦得徐力起牀。而余則從此習幕矣。對此非快事何記於此？曰：此拋書浪遊之始，故記之。



思齋先生名襄，是年冬，卽相隨習幕于奉賢官舍。有同習幕者，顯姓名余鑑，字鴻干，號紫霞，亦蘇州人也，爲人慨慷剛毅，直諒不阿。長余一歲，呼之爲兄，鴻干卽毅然呼余爲弟，傾心相友。此余第一知交也。惜以二十二歲卒。余卽落落寡交。今年且四十有六矣，茫茫滄海，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干者否？憶與鴻干訂交，襟懷高曠，時興山居之想。

重九日，余與鴻干俱在蘇。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宴客吾家。余患其極。先一日約鴻干赴寒山登高，藉訪他日結廬之地。芸爲整理小酒榭。越日天將曉，鴻干已登門相邀，遂携榭出胥門，入麴肆，各餽食。渡胥江，步至橫塘聚市橋，雇一葉扁舟到山，日猶未午。舟子頗循良，令其糴米煮飯。余兩人登岸，先至中峯寺。寺在寒山古刹之南，循道而上。寺藏深樹，山門清靜，地僻僧閑，見余兩人不衫不履，不甚接待。余等志不在此，未深入。歸舟飯已熟。

飯畢，舟子携榭相隨，囑其子守船。由寒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軒臨峭壁，下鑿小池，圍以石樹，一泓秋水。岸懸蘚藟，牆植莓苔。坐軒下，惟聞落葉蕭蕭，悄無人跡。出門有一亭，囑舟子坐此相候，余兩人從石罅中入。名一綫天，循級盤旋，直造其巔，曰上白雲，有臺已圯頽，存一危樓，謹可遠眺。小憩片刻，卽相扶而下。

舟子曰：「登高忘攜酒榭矣！」

鴻子曰：「我等之遊欲覓僻隱地耳，非專爲登高也。」

舟子曰：「離此南行二三里，有上沙村，多人家，有隙地。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盍往一遊。」

余喜曰：「此明末徐侯齋先生隱居處也。有園闢極幽雅，從未一遊。」

于是舟子導往。村在兩山夾道中。園依山而無石，老樹多極紆迴盤疊之勢，亭樹廳欄盡從樸素，竹籬茆舍，不媿隱者之居。中有皂莢亭，樹大可兩抱。余所歷園亭，此爲第一。

園左有山，俗呼雞籠山，山峯直豎，上加大石，如杭城之瑞石古洞，而不及其玲瓏。旁一青石如榻，鴻子臥其上曰：「此處仰觀峯嶺，俯視園亭，旣曠且幽，可以開樽矣。」因拉舟子同飲，或歌或嘯，大暢胸懷。士人知余等覓地而來，誤以爲堪輿，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鴻子曰：「但期合意，不論風水。」（豈意竟成識語！）

酒餅既罄，各采野菊插滿兩鬢。歸舟日已將沒，更許抵家，客猶未散。芸私告余曰：「女伶中有鬪官者，蠅莊可取。」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握其腕而視之。果豐頰白膩

余顧芸曰：「美則美矣，終嫌名不稱實。」

芸曰：「肥者有福相。」

余曰：「馬嵬之禍，玉環之福安在？」

芸以他辭遣之出，謂余曰：「今日君又大醉耶？」余乃屢述所遊。芸亦神往者久之。癸卯春，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始見金焦面目。金山宜遠觀，焦山宜近視。惜余往來其間，未嘗登眺。渡江而北，漁洋所謂「緣揚城郭是揚州」一語，已活現矣。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雖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點綴天然；卽閶苑瑤池，瓊樓玉宇，諒不過此。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爲一，聯絡至山，氣勢俱貫。其最難位置處，出城入景，有一里許緊沿城郭。夫城綴于曠遠重山間，方可入畫。園林有此，益采絕倫。而觀其或亭或臺，或牆或石，或竹或樹，半隱半露間，使遊人不覺其觸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

一城盡以虹罔爲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橋。不知罔以橋名乎？橋以罔名乎？蕩舟過，曰「長隄春柳」。此景不綴城脚而綴於此，更見佈置之妙。再折而西，壘土立廟，曰小金山。有此一壘，便覺氣勢緊湊，亦非俗筆。聞此地本沙土，屢築不成，用木排若千層壘加土，費數萬金乃成。若非商家，烏能如是。

過此有勝概樓，年年觀競渡於此，河面較寬。南北跨一蓮花橋。橋門通八面，橋面設五亭，揚人呼爲「四盤一煖鍋」。此思窮力竭之爲，不甚可取。橋南有蓮心寺。寺中突起喇喇白塔，金頂纓絡，高聳雲霄，殿角紅牆，松栢掩映，鐘磬時聞。此天下園亭所

未有者。

過橋見三層高閣，畫棟飛檐，五采絢爛，盡以太湖石，圍以白石闌，名曰「五雲亭」。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過此名「蜀岡朝旭」，平坦無奇，且屬附會。將及山，河面漸東，堆土植竹樹，作四五曲，似已山窮水盡，而忽豁然開朗，平山之萬松林已列于前矣。平山堂爲歐陽文忠公所書。所謂滄東第五泉，真者在假山石洞中，不過一井耳，味與天泉同；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乃係假設，水不堪飲。九峯園另在南門幽靜處，別饒天趣：余以爲諸園之冠。康山未到，不識如何。

此皆言其大概，其工巧處，精美處，不能盡述。大約宜以豔粧美人目之，不可作滄紗溪上觀也。余適恭逢南巡盛典，各工告竣，敬演接駕點綴，因得暢其大觀，亦人生難遇者也。

甲辰之春，余隨侍吾父于吳江何明府幕中，與山陰章蕓江，武林章映牧，葱溪顧鑑泉，蕙公同事。恭辦南斗圩行宮，得第二次瞻仰天顏。一日，天將晚矣，忽動歸興。有辦差小快船，雙檣兩槳，于太湖飛棹疾馳，吳俗呼爲「出水對頭」轉瞬已至吳門橋，卽跨鶴歸空，無此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

吾鄉素尙繁華，至此日之爭奇奪勝，競昔尤奢。燈彩眩眸，笙歌聒耳，古人所謂「畫棟雕樑」，「珠簾繡幕」，「玉欄干」，「錦步隔」不啻過之。余爲友人東拉西扯，

助其插花結彩。閑則呼朋引類，劇飲狂歌，暢懷遊覽。少年豪興，不倦不疲，苟生于盛世而仍居僻壤，安得此遊觀哉！

是年，何明府因事被議，吾父卽就海寧王明府之聘。嘉興有劉薰階者，長齋佞佛，來拜吾父。其家在烟雨樓側，一開臨河，曰水月居，其誦經處也，潔淨如僧舍，烟雨樓在鏡湖之中，四岸皆綠楊，惜無多竹。有平台可遠眺。漁舟星列，漠漠平波，但宜月夜。納子備素齋甚佳。至海寧，與白門史心月，山陰俞午橋同事。心月一子名燭衡，澄靜曠默，彬彬儒雅，與余莫逆；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惜萍水相逢，聚首無多日耳。遊陳氏安瀾園，地佔百畝，重樓俊閣，夾道迴廊。池甚廣，橋作六曲形，石滿藤蘿；鑿痕全掩，古木千章，皆有參天之勢，鳥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功而歸於天然者，余所歷平地之假山園亭，此爲第一。曾于桂花樓中張宴，譜味盡爲花氣所奪，惟醬薑味不變。寫桂之性，老而愈辣，以喻忠節之臣，洵不虛也。

出南門，卽大海。一日兩潮，如萬丈銀隄渡海而過。船有迎潮者，潮至，反棹相向。于船頭設一木招，狀如長柄大刀，招一捺，潮卽分破，船卽隨招而入。俄頃始浮起，撥轉船頭，隨潮而去，頃刻百里。

塘上有塔院，中秋夜曾隨吾父觀潮于此。循塘東約三十里，名尖山，一峯突起，撲入海中，山頂有閣，曰「海闊天空」，一望無際，但怒濤接天而已。

余年二十有五，應徽州績谿克明府之招。由武林下「江山船」，過富春山，登子陵釣臺。臺在山腰，一峰突起，離水十餘丈。豈漢時之水竟與峯齊耶？月夜泊界口，有巡檢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宛然，黃山僅見其脚；惜未一瞻面目。

績溪城處于萬山之中，彈丸小邑，民情淳樸。近城有石鏡山。由山轉中曲折一里許。懸崖急湍，溼翠於滴，漸高，至山腰，有一方石亭，四面皆陡壁，亭左右削如屏，青色光潤，可鑑人形，俗傳能照前生；黃巢至此，照爲猿猴形，縱火焚之，故不復現。

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石紋盤結，凹凸巉巖，如黃鶴山樵筆意，而雜亂無章。洞石皆深絳色。旁有一庵甚幽靜。鹽商程虛谷曾招遊，設宴于此。席中有肉饅頭，小沙彌眈眈旁視，授以四枚。臨行以番銀二圓爲酬，山僧不識，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僧以近無易處，仍不受，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謝。他日，余邀同人携榼再往。老僧囑曰：「蠱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今勿再與。」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良可歎也。余謂同人曰：「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地，終身不見不聞，或可修真養靜，若吾鄉之虎邱山，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豔妓，耳所聽者絃索笙歌，鼻所聞者佳肴美酒，安得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哉！」

又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會十二年一舉，每舉各出盆花爲賽。余在績溪適逢其會，欣然欲往，苦無驕馬，乃以斷竹爲扛，縛椅爲轎，雇人肩之而去。同游者惟同

事許策廷。見者無不訝笑。至其地，有廟，不知供何神。廟前曠處高搭戲台，畫梁方柱極其纒煥，近視則紙紮彩畫，抹以油漆者。鑼聲忽至，四人盪對燭，大如斷柱，八人盪一豬，大若牯牛，蓋公養十餘年始宰以獻神。策廷笑曰：「豬固壽長，神亦齒利，我若爲神。烏能享此。」余曰：「亦是見其愚誠也。」

入廟，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並不剪枝拗節，盡以者老古怪爲佳，大半皆黃山松。旣而開場演劇，人如潮湧而至，余與策廷遂避去。未兩載，余與同事不合拂衣歸里。盤谿之仙人塘，釀酒生涯。余與施心畹兩資合夥。袁酒本海販。不一載，值台灣林爽文之亂，海道阻隔，貨積本拆。不得已，仍爲「鴉婦」。館江北四年，一無快遊可記。

迨居蕭爽樓，正作烟火神仙。有表妹倩徐秀峯自粵更歸，見余閒居，慨然曰：「足下待露而爨，筆耕而炊，終非久計。盍偕我作嶺南遊？當不僅獲蠅頭利也。」芸亦勸余曰：「乘此老親尙健，子尙壯年，與其商柴計米而尋歡，不如一勞而永逸。」

余乃商諸交遊者，集資作本，芸亦自辦繡貨，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稟知堂上，于小春十日，偕秀峯由東壩出蕪湖口。長江初歷，大暢襟懷，每晚舟泊後。必小酌船頭。見捕魚者罾不滿三尺，孔大約有四寸，鐵箍四角：似取易沉。余笑曰：「聖人之教，雖曰『罾不用數』，而如此之大孔小罾焉能有獲？」秀峯曰：「此專爲網鯁魚

設也。」見其繫以長繩，忽起忽落，似探魚之有無。未幾，急挽出水，已有鯁魚枷罾孔而起矣。余始喟然曰：「可知一己之見。未可測其奧妙！」

一日，見江心中一峯突起，四無依倚。秀峯曰：「此小孤山也」。霜林中，殿閣參差；乘風徑過，惜未一遊。至滕王閣，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于胥門之大馬頭，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

卽于閣下換高尾昂首船，名「三板子」。由贛關至安南登陸，值余三十誕辰，秀峯備麵爲壽，越日過大庾嶺，山巔一亭，匾曰「舉頭」近」，言其高也。山頭分爲二。兩邊峭壁，中留一道如石巷。口列兩碑，一曰「急流勇退」，一曰「得意不可再往」。山頂有梅將軍祠，未考爲何朝人。所謂嶺上梅花，並無一樹，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余所帶送禮盆梅，至此將交臘月，已花落而黃矣。

過嶺出口，山川風物，便覺頓殊。嶺西一山，石窺玲瓏，已忘其名，輿夫曰：「中有仙人床榻。」忽忽竟過，以未得遊爲恨。

至南雄，雇老龍船。過佛山鎮，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葉如冬青，花如牡丹，有大紅，粉白，粉紅三種，蓋山茶花也。

臘月望，始抵省城，寓靖海門內，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秀峯貨物皆銷與當道，余亦隨其開單拜客。卽有配禮者，絡繹取貨，不旬日而余物已盡。除夕蚊聲如雷。歲朝賀



節，有棉袍紗套者。不雜氣候迥別，卽土著人物同一五官，而精神迥異。

正月既望，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遊河觀妓，名曰「打水圍」，妓名「老舉」。于是同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蓬焉。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對頭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每幫約一二十號，橫木綁定，以防海風，兩船之間釘以木椿，套以藤圈，以便隨潮長落。鴛兒呼爲梳頭婆，頭用銀絲爲架，高約四寸許，空其中而蟠髮于外，以長耳挖抽一朵花于鬢，身披元青短襖，著元青長褲，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紅或綠，赤足撒鞵，式如梨園旦脚，登其艇，卽躬身笑迎，舉幃入艙。旁列椅几，中設大炕，一門通船後，婦呼有客，卽聞履聲雜沓而出。有挽髻者，有盛辮者，傅粉如粉牆，搽脂如榴火；或紅襖綠褲，或綠襖紅褲，有著短襖而撮繡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銀脚鐲者；或蹲于炕，或倚于門，雙瞳閃閃。一言不發。余顧秀峯曰：「此何爲者也？」秀峯曰：「目成之後，招之始相就耳。」余試招之，果卽歡容至前，袖出檳榔爲敬。入口大嚼，澀不可耐，急吐之，以紙擦唇，其紅如血。合艇皆大笑。

又至軍工廠妝束亦相等，惟長幼皆能琵琶而已，與之言，對曰：「謎」。一「謎」者，「何」也。

余曰：「少不入廣者，以其銷魂耳，若此野妝蠻語，誰爲動心哉！」

一友曰：「潮幫妝束如仙，可住一遊。」

至其幫，排舟亦如沙面，有著名鴛兒素娘者，妝束如花鼓婦，粉其頭衣皆長領，頸套項鎖，前髮齊眉，後髮垂肩，中挽一髮似了髻，裹足著著裙，不裹足者短襪，亦著蝴蝶履，長拖褲管，語音可辨，而余終嫌爲異服，興趣索然。

秀峯曰：「靖海門對渡有揚幫，皆吳妝。君往，必有合意者。」

一友曰：「所謂揚幫者。僅一鴛兒，呼曰邵寡婦；携一媳曰，大姑，係來自揚州；餘皆湖，廣，江西人也。」

因至揚幫。對面兩排僅十餘艇。其中人物皆雲鬢敷髮，脂粉薄施。闊袖長裙，語音了了。所謂邵寡婦者感懃相接。途有一友另喚酒船——大者曰「恆艫」，小者曰「沙姑艇」——作東道相邀，請余擇妓。余擇一雉年者，身材體高貌有類余婦芸娘，而足極尖細。名喜兒，秀峯喚一妓，名翠姑。餘皆各有舊交。放艇中流，開懷暢飲，至更許，余恐不能自持，堅欲回寓，而城已下鑰久矣，蓋海疆之城，日落即閉，余不知也。

及終席，有臥而吃鴉片烟者，有擁妓而調笑者。伴頭各送衾枕至，行路連床開鋪。余暗詢喜兒：「汝本艇可臥否？」對曰：「有寮可居，未知有客否也。」（寮者，船頂之樓。）余曰：「姑往探之。」招小艇渡至邵船。但見今幫燈火相對如長廊。寮適無客。鴛兒笑迎，曰：「我知今日貴客來，故留寮以相待也。」余笑曰：「姥真荷葉下仙人哉！」遂有伴頭移燭相引，由艙後，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長榻，几案俱備。揭帘

再進，即在頭艙之頂，床交旁設，中間方牕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滿一室，蓋對船之燈光也。衾帳鏡匾，頗極華美。

喜兒曰：「從臺可以望月。」即在梯門之上疊開一牕，蛇行而出，即後梢之頂也。三面皆設短欄，一輪明月，水闊天空，縱橫如亂葉浮水者，酒船也；閃爍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燈也，更有小艇梭織往來，笙歌弦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湧，令人情爲之移。余曰：「少不入廣，當在斯矣！」惜余婦芸娘不能偕遊至此。回顧喜兒，月下依稀相似；因挽之下台，息燭而臥。

天將曉，秀峯等已闕然至。余披衣起迎，皆責以昨晚之逃。余曰：「無他，恐公等欲衾揭帳耳。」遂回歸寓。

越數日，偕秀峯遊海珠寺。寺在水中，圍牆若城，四周離水五尺許，有洞，設大礮以防海寇。潮退潮落，隨水浮沉，不覺洞門之或高或下，亦物理之不可測者，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結構與洋畫同。對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廣州賣花處也。余自以爲無花不識，至此僅識十之六七，詢其名有羣芳譜所未載者，或土音之不同歟。

海幢寺規模極大。山門內植榕樹，大十餘抱，陰濃如蓋，秋冬不凋。桂檻聽蘭皆以鐵梨木爲之。有菩提樹，其葉似柿，侵水去皮，肉筋細如蟬翼紗，可裱小冊寫經。

歸途訪喜兒于花艇，適翠喜二妓俱無客。茶罷欲行，挽留再三，余所屬意在寮，而

其嫂大姑已有酒客在上。因謂邵鵝兒曰：「若可同往寓中，則不妨一敘。」邵曰：「可。」秀峯先歸，曠從者整理酒肴。余携翠喜至寓。正談笑間，適郡署王懋老不期而來，挽之同飲。酒將沾臍，忽聞樓下人聲嘈雜，似有上樓之勢，蓋房東一姪素無賴，知余招妓，故引入圖許耳。秀峯怒曰：「此皆三白一時高興，不合我亦從之。」余曰：「事已至此，應速思退去之計，非門口時也。」懋老曰：「我當先下說之。」余急喚僕速雇兩輜，先脫兩妓，再圖出城之策。聞懋老說之不退，亦不上樓。兩輪已備，余僕手足頗捷，令其向前開路。秀挽翠姑繼之，余挽喜兒于後，一闕而下。秀峯翠姑得僕力，已出門去。喜兒爲橫手所牽，余急起腿中其臂，手一鬆而喜兒脫去，余亦乘勢脫身出。余僕猶守于門，以防追搶。

急問之曰：「見喜兒否？」

僕曰：「翠姑已乘輜去。喜娘但見其出，未見其乘輜也。」

余急燃炬，見空輜猶在路傍。急追至靖海門，見秀峯侍翠輜而立。又問之。對曰：「或恐投東，而反奔西矣。」急反身過萬十餘家，聞暗處有喚余者，燭之：喜兒也，遂納之輜，肩而行。秀峯亦奔至，曰：「幽蘭門有水竇可出，已託友賄之啓鑰。翠姑去矣，喜兒速往！」

余曰：「君速回寓退兵。翠喜交我。」

至水邊，果已啓輪。翠先在。余遂左掖喜，右挽翠，拆腰鶴步，踉蹌出賣。天遽微雨，路滑如油。至河干沙面，笙歌正盛，小艇有醜翠姑者，招呼登舟。

始見喜兒首如飛蓬，釵環俱無有。

余曰：「被搶去耶？」

喜兒笑曰：「聞此省赤金，阿母物也，妾于下樓時已除去，藏于囊中。若被搶去，

累君賠償耶？」

余聞言，心甚德之：令其重整釵環，勿告阿母，託言寓所人雜，故仍歸舟耳。翠姑

如言告母，母曰：「酒菜已飽，備粥可也。」

時寮上酒客已去。那搗兒命翠亦陪余登寮。見兩對繡履泥淤已透。三人共粥，聊以

充飢。前燭絮談，始悉翠籍湖南，喜亦豫產，本姓歐陽，父亡母離，爲惡叔所賣。翠姑

告以迎新送舊之苦，心不歡必強笑，酒不勝必強飲，身不快必強陪，喉不爽必強飲，更

有乖張其性者，稍不合意，即搗酒潮案，大聲辱罵，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惡

客徹夜蹂躪，不堪其擾。喜兒年輕初到，母猶惜之。不覺淚隨言落。喜兒亦默然涕泣。

余乃挽喜入懷，撫慰之。囑翠姑臥於榻，蓋因秀峯交也。

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必遣人來邀。喜或自放小艇，親至河干迎接。余每去必僮秀峯

，不邀他客，不另放艇。一夕之歡，番銀四圓而已。秀峯今翠明紅，俗謂之「跳槽」，

甚至一招兩妓；余則惟喜見一人。偶獨往，或小酌于平台，或清談于寮內，不令唱歌，不强多飲，湍存體恤，一艇怡然。隣妓皆羨之。有空閑無客者，知余在寮，必來相訪。合幫之妓無一不識。每上其艇，呼余聲不絕。余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

余四月在彼處共費百餘金，得嘗荔枝鮮果，亦生平快事。後鶴兒欲索五百金，強余納喜，余患其擾，遂圖歸計。秀峯迷戀于此，因勸其歸一妾，仍由原路返吳。明年秀峯再往，吾父不准借遊，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及秀峯歸，述及喜兒因余不往，幾尋短見。噫！「半年一覺揚幫夢，贏得花船薄倖名」矣！

余自粵東歸來，館香浦兩載，無快遊可述。未幾，芸悠相遇，物議沸騰。芸以憤激致病。余與程墨安投一書畫鋪于家門之側，聊作湯藥之需。

中秋後二日，有吳雲寄借毛愷香王星爛邀余遊西山小靜室。余適腕底無閒，囑其先往。吳曰：「子能出城，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寒鶴齋相候。」余諾之。越日，留程守鋪。余獨步出閭門，至山前，過水踏橋，循田塍而西，見一菴南向，門帶清流。剝啄聞之。應曰：「客何來？」余告之。笑曰：「此得雲也，客不見匾額乎？來鶴已過矣！」余曰：「自橋至此，未見有菴。」其人回指曰：「客不見土牆中森森多竹者，即是也。」余乃返，至牆下，木門深閉。門隙窺之，短簾幽徑，綠竹猗猗，寂不聞人語聲。叩之

，亦無應者。一人過，曰：「牆穴有石，敲門具也。」余試連擊，果有小沙彌出應。

余即徑入，過小石橋，向西一折，始見山門，懸黑漆額，粉書「來鶴」二字，後有長跋，不暇細觀。入門經韋陀殿，上下光潔，纖塵不染，知爲好靜室。忽見左廊又一沙彌奉壺出。余大聲呼問。即聞室內星爛笑曰：「何如？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旋見雲客出迎，曰：「候君早膳何來之遲？」一僧繼其後，向余稽首，問知爲竹逸和尚。

入其室，僅小屋三椽，額曰桂軒。庭中雙桂盛開。星爛憶香琴起曠曰：「來遲罰三盃！」席上，葷素清潔，酒則黃白俱備。余問曰：「公等遊幾處矣？」雲客曰：「昨來已晚。今晨僅到得雲河亭耳，歡飲良久。飯畢仍自得雲，河亭共游八九處，至華山而止，各有佳處，不能盡述。」

華山之頂有蓮花峯，以時欲暮，期以後遊。桂花之盛，至此爲最。就花下飲青茗之甌，即乘山輿，徑回來鶴，桂軒之東，另有「臨潔」小閣，已盃盤羅列。竹逸冥言靜坐，而好客善飲。始則折桂催花，繼則每人一令，二鼓始罷。

余曰：「今夜月色甚佳，即此酣臥，未免有負清光。何處得高曠地，一玩月色，庶不虛此良夜也？」

竹逸曰：「放鶴亭可登也。」

雲客曰：「星爛抱得琴來，未聞絕調，到彼一彈何如？」

乃偕往，但見木屋香裏，一路霜林，月下長空，萬籟俱寂。星爛彈「梅花三弄」，飄飄欲仙。憶香亦興發，袖出鐵笛，嗚嗚而吹之。雲客曰：「今夜石湖看月者，誰能如吾輩之樂哉！」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有看串月勝會，遊船排擠，徹夜笙歌，名雖看會，實則挾妓鬥飲而已。未幾，月落霜寒，與爾歸臥。

明晨雲客謂衆曰：「此地有無隱菴，極幽僻，君等有到過者否？」咸對曰：「無隱未到，并未嘗聞也。」

竹逸曰：「無隱四面皆山，其地甚僻，僧不能久居。向年曾一至，已劫廢。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未嘗往焉。今猶依稀識之。如欲往遊，請爲前導。」

憶香曰：「枵腹去耶？」

竹逸笑曰：「已備素麵矣。再令道人携酒榼相從也。」

麵畢步行而往。過高義園，雲客欲往白雲精舍。入門就坐，一僧徐步出，向雲客拱手，曰：「違教兩月，城中有何新聞？撫軍在轅否？」

憶香忽起，曰：「禿！拂袖徑出。余與星爛忍笑隨之。雲客竹逸酬答數語，亦出。」

高義園卽范文正公墓。白雲精舍在其旁。一軒面壁，上懸藤蘿，下鑿一潭，廣一泓清碧，有金鱗游泳其中，名曰鉢盂泉。竹爐茶灶，位置極幽。後軒于萬綠



可瞰范園之概。惜衲子俗，不遽久坐耳。

是時由上沙村過鷄籠山，卽余與鴻于登高處也。風物依然，鴻于已死，不勝今昔之感！正惆悵間，忽流泉阻路不得進，有三五村童掘菌于亂草中，探頭而笑，似訝多人之至此者。詢以無隱路。對曰：「前途水大不可行。請返數武，南有小徑，度嶺可達。」從其言。度嶺南行里許，漸感竹樹叢雜，四山環繞，徑滿綠菌，已無人跡。竹逸徘徊四顧曰：「似在斯而徑不可辨，奈何？」余乃躡身細囑，于千竿竹中隱隱見亂石牆舍，徑橫叢竹間，橫穿入覓之，始得一門，曰：「無隱禪院。某年月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衆喜，曰：「非君則武陵源矣！」

由門窺閉，敲扉久，無應者。忽旁開一門，呀然有聲，一鶻衣少年出，面有菜色，足無完履，問曰：「客何爲者？」竹逸稽首曰：「慕此幽靜，特來瞻仰。」少年曰：「如此窮山，僧散無人接待，請覓他遊。」言已，閉門欲進。雲客急止之，許以啓門放遊，必當酬謝。

少年笑曰：「茶葉俱無，恐慢客耳，豈望酬耶！」山門一啓，卽見佛面，金光與綠蔭相映，庭階石礎苔積如繡。殿後台級如牆，石闌繞之。循台而西，有石形如饅頭，高二丈許，細竹環其趾。再西折北，由斜廊臨級而登。

·客堂三楹，緊對大石。石下鑿一小月池，清泉一派，符藻交橫。堂東即正殿。殿左西向爲僧房廚灶，殿後臨峭壁，樹雜陰濃，仰不見天。星爛力疲，就池邊小憩。余從之。蔣啓楫小酌，忽聞憶香音在樹杪，呼曰：「三白速來！此間有妙境。」仰面視之，不見其人，因與星爛循聲覓之。由東廂出一小門，折北，有石磴如梯，約數十級；于竹塢中瞥見一樓。又梯而上，八廳洞然。額曰飛雲閣。四山抱列如城，缺西南一角，遙見一水浸天，風帆隱隱，卽太湖也。倚牕俯視，風動竹梢，如翻麥浪。憶香曰：「何如？」余曰：「此妙境也。」忽又聞雲客于樓西呼曰：「憶香速來！此地更有妙境。」因又下樓，折而西，十餘級，忽豁然開朗，平坦如台。度其地已在殿後峭壁之上，殘磚缺礎尙存，蓋亦昔日之殿基也。週望環山，較開更暢。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則羣山齊應。乃席地開樽，忽愁楞腹。少年欲烹焦飯代茶，隨令改茶爲粥。邀與同啖。詢其何以冷落至此，曰：「四無居隣，夜多暴客。積糧時來強竊，卽植蔬果，亦半爲樵子所有。此爲樂寧寺下院，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鹽菜一罈而已。某爲彭姓裔暫居看守，行將歸去，不久當無人跡矣。」雲客謝以番銀一圓。返至來鶴，買舟而歸。余繪無隱圖一幅，以贈竹逸，誌快遊也。

是年冬，余爲友人作中保所累，家庭失歡，寄居錫山華氏。明年春將之維揚而短于資。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因往訪焉。衣敝履穿，不堪入署，投札約晤于郡廟園亭

中，及出見，知余愁苦，慨助十金，園爲洋商指施而成，極爲闊大，惜點綴各景，雜亂無章，後疊山石亦無起伏照應。

歸途忽思虞山之勝，適有便舟附之。時當仲春，桃李爭妍，逆旅行縱。苦無伴侶。乃懷清銅三百，信步至虞山書院。牆外仰囑，見叢樹交花，嬌紅稚綠，傍水依山，極饒幽趣。惜不得其門而入。問途以往。遇設筵論茗者，就之。烹碧羅春，飲之極佳。詢虞山何處最勝。一遊者曰：「從此出西關，近劍門，亦虞山最佳處也。君欲往，請爲前導。」余欣然之。

出西門，循山脚，高低約數里，漸見山峯屹立，石作橫紋。至則一山中分，兩壁回凸，高數十仞。近而仰視，勢將傾墮。其人曰：「相傳上有洞府，多仙景，惜無徑可登。」余性發，挽袖捲衣，猿攀而上，直造其巔。所謂洞府者，深僅丈許，上有石罅，洞然見天。俯首下視，腿軟欲墮。乃以腹面壁，依藤附蔓而下。其人嘆曰：「壯哉！遊興之豪，未見有如君者。」余口渴思飲，邀其入就野店沽飲三盃。陽鳥將落，未得遍遊，拾楮石十餘塊，懷之歸寓。負笈搭夜航至蘇，仍返錫山。此余愁苦中之快遊也。

嘉慶甲子春，痛遭先君之變，行將棄家遠遁，友人夏崑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勘收花息。沙隸崇明。出劉河口，航海百餘里。新漲初闊，尙無街市，茫茫蘆荻，絕少人煙。僅有同業丁氏倉房數十椽，四面掘溝河，築隄栽柳繞于外。

風雨晦明，恍同太古。  
長潮時，野闊漭之，涼則落潮，而激之非義，則野橫過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  
主，一唯唯聽命，樸誠可愛，而激之非義，則野橫過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  
風雨晦明，恍同太古。

出沙，浮于海中，又見紅光燭天，勢同失火。實曰：「此處越現神羅神火。不久又將滿之所到，真生平無拘之快遊也。」事竣，十月始歸。  
香森，邱之勝，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次則劍池而已。徐嘗半藉人，且為脂粉

野，且行，近不過脂粉，徒形其妖冶而已。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雖曰雲林手  
筆，且行，近不過脂粉，徒形其妖冶而已。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雖曰雲林手

卷  
遊記  
快

六九  
〇

鄧山林氣勢。以余管窺所及，不知其妙。

吳王館娃宮故址。上有西施洞、響屐廊、采香徑諸勝，而其勢散漫，曠曠

不及天平支邱之別饒幽趣。

鄧尉山一名元墓，西背太湖，東對錦峯，丹崖翠閣，望如圖畫。居人稱梅為壽，花數十里，一望如積雪，故名香雪海。山之左有古柏四樹，名之曰「清奇古怪」。清者一株挺直，茂如翠蓋；奇者臥地三曲，形同「之」字，古者禿頂扁闊，半朽如掌；怪者體似旋螺，枝幹皆然，相值漢以前物也。乙丑孟春，揖山尊人尊黼先生，偕其弟介石率子姪四人往禊山家祠奉祭，兼掃祖墓，招余同往。順道先至靈巖山，由虎山橋，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梅。禊山祠即印藏於香雪海中，時花正盛，咳吐俱香。余曾爲介石畫禊山風木圖十二冊。

是年九月，余從石菴堂殿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溯長江而上，舟抵皖城。皖山之麓，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墓側有堂三楹，名曰大觀亭。而臨南湖，背倚潛山。亭在山脊，眺遠頗暢。旁有深廊，北牕洞開。時有霜葉初紅，爛如桃李。

同遊者爲蔣崧朋蔡子琴。南城外又有王氏園。其地長于東西，短于南北，蓋北緊曹塘，南則臨湖故也。既限于地，頗難位置，而觀其結構作重臺疊館之法。重臺者，屋上作月台爲庭院，疊石栽花于上，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蓋上疊石者則下實，上庭院者則

下虛，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疊甬者，樓上作軒，軒上再作平臺，上下盤折重疊四層，且有小池，水不漏洩，竟莫測其何虛何實。其立脚全用磚石爲之，承重處仍照西洋立柱法。幸而對南湖，目無所阻。躬懷遊覽，勝於平園，真人工之奇絕者也。

武昌黃鶴樓在黃鵠磯上，後拖鶴山俗呼爲蛇山，樓有三層，畫棟飛檐，倚城屹峙，而臨漢江，與漢陽晴川閣相對。余與球堂冒雪登焉。仰視長空，瓊花風舞，遙指銀山玉樹，恍如身在瑤臺。江中往來小艇，縱橫掀播，如浪捲殘葉，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壁間題詠甚多，不能記憶。但記楹對有云：

「何時鶴重來，且其倒金樽，澆州消千年芳草。但見白雲飛去，更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黃州球堂在城府漢川門外，屹立江濱，巍然如壁，石皆綠色，故名焉。水經謂之壽山。東坡遊此作二賦，指爲吳魏交與處，則非也。壁下已成陸地，上有二賦亭。

是年仲冬抵荊州。球堂得陸關觀察之信，留余住荊州，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爲憾。時琢堂入川，而哲嗣敦夫眷屬，及蔡子琴，席芝堂俱留于荊州。居劉氏廢園，余記其題額曰「紫藤紅樹山房。」庭階圍之石欄，鑿方池一畝。池中建一亭，有石橋通焉。亭後築土巖石，雜樹叢生。餘多曠地，樓閣俱傾頽矣，客中無事，或吟或嘯，或出遊，或聚談。賓幕雖野斧不繼，而上下延雍，典次沽酒，且置鐺鼓敲之。每夜必酌，每酌必令

客則四兩錫刀，亦必大施粉政。

昔張九齡為長史時，賦詩其上。朱亦其族也。情思超絕名，臣府新之曲江樓。

上又有雄楚樓，五代時高氏所建，規模雄峻，極目可數百里。繞城傍水，垂楊拂水，舟

蕩漿往來，頗有畫意。荆州府署即關壯繆帥府，後門內有青石斷馬槽，相傳即赤兔馬食

槽也。訪羅合宅于城西小湖上，不遇，又訪宋玉故宅于城北。昔庾信過侯景之亂，遁歸

江陵，居宋玉故宅，繼改為酒家，今則不可復識矣。

是年大除，雪後極寒。獻歲發春，無賁年之擾。日惟燃紙炮，放紙毬，紫紙燈以為

樂，既而風傳花信，雨澗春農。誦堂譜姬攜其小女幼子順川流而下。敦夫乃重釐行製，

合贊而走。由塹城登陸，直赴關。一紫氣東來，四字，即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兩山夾

道，寬容二馬並行，約十里即關，左背峭壁，右臨黃河。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

重樹疊翠，其雄峻，而車馬寂然，烟亦稀。昌黎詩曰：日照關四長開，一殆亦言

其冷落耶。城中觀察之下，僅一別駕，道署緊靠北城，後有園圃，橫長約三畝。東西鑿兩池，

水從西南牆外而入，東流至兩池間，支分三道：一向南，至大廚房，以供日用，一向東

，入東池；一向北折要，由石螭口中噴入西池。繞至西北，設閘洩瀉，由城脚轉北，穿  
賢而出，直下黃河。日夜環流，殊清入耳。竹樹陰濃，仰不見天。

西池中有亭，藕花繞左右。東有面南書室三間，庭有葡萄架，下設方石，可弈可飲  
。以外皆菊畦。西有面東軒屋三間，坐其中可聽流水聲。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軒北隴  
下另鑿小池。池之北有小廟，祀花神，園正中築三層樓一座，緊靠北城，高與城齊。俯  
視城外，即黃河也。河之北，山如屏列，已屬山西界，真洋洋大觀也。

余居園南，屋如舟式，庭有土山，上有小亭，登之可覽園中之概。綠陰四合，夏無  
暑氣。孫堂為余顏其齋曰「不繫之舟」。此余曠遊以來第一好居室也。土山之間，藝菊  
數十種，錯珠及含葩，而孫堂調山左廉訪矣。

眷屬移寓蒲川書院。余亦隨往院中居焉。孫堂先赴任，余與子琴芝堂等無事輒出遊  
。乘騎至華陰廟。過華封里，即饒時三祝處。廟內多秦槐漢柏，大皆三四抱，有槐樹抱  
柏而生者，柏中槐槐而生者。殿庭古碑甚多。內有陳希夷書「福」字，「壽」字，華山之  
脚有玉泉院，即希夷先生化形魄骨處。有石洞如斗室，塑先生臥像于石床。其地水淨沙

明，草多鮮色，泉流甚急，修竹繞之。洞外一方亭，額曰「無憂亭」。一旁有古樹三株，  
紋如裂炭。葉似槐而色深，不知其名，土人即呼曰「無憂樹」。一

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惜未能裹糧往登焉。歸途見林柿正黃，就馬上摘食之。土人



呼止，弗聽，嚼之，澀甚，急吐去，下騎覓泉漱口，始能言。土人大笑。蓋柿須搗下，煮一沸始去其澀，余不知也。十月初，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眷屬，遂出滎關，由河南入魯。

山東濟南府城內，西有大明湖。其中有歷下亭，水香亭諸勝。夏月柳陰濃處，茵蔯看來，載酒泛舟，極有幽趣。余冬日往視，但見衰柳寒煙，一水茫茫而已。瀑突泉爲濟南七十二泉之冠。泉分三眼，從地底怒湧突起，勢如騰沸。凡泉皆從上而下，此獨從下而上，亦一奇也。池上有樓，供呂祖像，遊者多於此品茶焉。明年二月余就館萊陽，適丁卯秋，琢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所謂登上海市竟無從二見。（完）